

易晓明等著



西方现代主义小说 导论

现代主义在文学领域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变革，它带来了文学观念的嬗变、叙述范式的转换与现代表美的扩张。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导论/易晓明等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81091-919-7

I. 西… II. 易… III. 现代主义—小说—文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8789 号

责任编辑 靳宇峰

责任校对 齐丹锋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诚和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41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引言	(1)
上编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反思	
第一章 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建制	(7)
一、现代工业化建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7)
二、工业化体制带来人的价值尺度的改变	(10)
第二章 反认识论的哲学转换	(13)
一、西方主体性传统	(13)
二、主体性的衰落	(15)
三、不可知论引发文学的反历史倾向	(20)
第三章 心态体验的社会学转换	(25)
一、科学技术确立了进步观念	(25)
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颓废	(27)
三、陌生他异的心态体验	(30)
四、无根漂泊的心态体验	(33)
第四章 叙事的现代转换	(40)
一、反叛而生的文学新理念	(41)
1. 反形而上学的文学观	(41)
2. 反人本主义的立场	(45)
3. 新的文学“真实观”	(49)
4. 文学的语言本体论	(51)
二、文学视域的转换	(58)
1. 文学视域转向神话与原始主义	(58)
2. 文学从理性转向非理性	(60)
三、叙事的抽象化	(65)

1. 非戏剧化叙事	(66)
2. 蒙太奇的跳跃叙事	(69)
第五章 审美的扩张	(72)
一、“审美现代性”与现代主义	(72)
二、艺术自律与形式翻新	(75)
三、几个审美概念的现代变异	(80)
1. 反讽	(80)
2. 颓废	(87)
3. 怪诞	(96)

下编 现代主义小说流派辨析

第六章 意识流小说	(109)
一、意识流小说的源流	(109)
1. 意识流小说的理论来源	(110)
2. 意识流小说的艺术表征	(113)
3. 意识流小说的影响	(117)
二、意识流小说的先驱们	(117)
1. 普鲁斯特与《追忆似水年华》	(118)
2. 乔伊斯与《尤利西斯》	(121)
3. 伍尔夫与《墙上的斑点》	(124)
4. 福克纳与《喧哗与骚动》	(127)
第七章 表现主义	(134)
一、表现主义概观	(134)
1. 轮廓	(134)
2. 表现主义的一般思想特征	(137)
3. 表现主义的艺术特征	(141)
二、卡夫卡的小说世界	(152)
1. 内宇宙幻化的现代神话:《乡村医生》	(152)
2. 困扰现代人的迷宫:《城堡》	(161)
第八章 存在主义	(174)
一、存在主义文学扫描	(174)
1. 存在主义文学的起源和发展	(174)
2. 三位存在主义作家及其作品	(176)
3. 存在主义文学的艺术特色、意义和影响	(184)
二、现代人的存在体验	(186)

1. 无意义的存在:《恶心》·····	(186)
2. 冷血英雄:《局外人》·····	(190)
3. 积极的选择:《他人的血》·····	(193)
第九章 新小说 ·····	(197)
一、纯化文学:寻找失去的“伊甸园”·····	(197)
1. 出世艰难的“新小说”·····	(197)
2. 反介入:对抗文学的异化·····	(199)
3. 本体崇拜:反先验的形而上的观念或“泛人类文化”·····	(204)
4. 元语言思维与零度写作——颠覆传统叙述逻辑·····	(208)
二、传统小说的叛逆者·····	(213)
1. 格里耶的“物之恋”·····	(213)
2. 萨洛特的“潜对话”·····	(216)
3. 西蒙的“朦胧感觉”·····	(221)
4. 布托的“立体小说”·····	(224)
第十章 黑色幽默 ·····	(228)
一、黑色幽默小说概说·····	(228)
1. 黑色幽默产生的背景·····	(229)
2. 黑色幽默的特点·····	(234)
二、“黑色”的“人间喜剧”·····	(241)
1. 禁忌题材的变幻处理者:纳博科夫·····	(241)
2. 权力绞肉机政体的塑造者:约瑟夫·海勒·····	(245)
3. 灵魂屠宰场的绘制者:库尔特·冯尼格·····	(248)
4. 徒劳的追寻者:托马斯·品钦·····	(252)
第十一章 魔幻现实主义 ·····	(256)
一、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鸟瞰·····	(256)
1.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综览·····	(256)
2. 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幻特征·····	(258)
二、魔幻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举隅·····	(265)
1. 拉美的历史画卷:《百年孤独》·····	(265)
2. 尘世的神祇:《总统先生》·····	(276)
3. 似真似幻:《佩德罗·巴拉莫》·····	(279)
后记 ·····	(289)

引言

科学技术带来机器生产及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社会机体内部的变化,催生了发轫于 19 世纪中后期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又进一步引起了西方文化统一体的断裂。巴尔狄克将现代主义运动称为新文化的开始,他说:20 世纪初一些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家们自觉地投身到一种“新文化秩序”^①的建构之中,而这种新文化秩序在许多方面都十分激进地与过去形成断裂。这种新文化即现代主义。如果从狭义的文化概念看,现代主义运动则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围,它是新的工业体制转型引发西方社会全面转型的综合回应,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上建构出反传统的价值尺度,人们的思想观念、感知世界的方式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价值标准都与过去形成了整体性断裂。因此,现代主义运动是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在文学艺术领域,现代主义形成了现代艺术的高峰。文学家们反叛传统,不歇地追逐形式变化与实验翻新,新的流派此起彼伏,不同风格的作品层出不穷。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学领域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变革,它带来了文学观念的嬗变、叙述范式的转换与现代审美的扩张。

如果说象征主义是最早的现代主义创作流派,它唱出了诗歌自身变革的新理念的话,那么在人与社会、人与人、文学与社会等诸多关系上,最早感知现代社会新型关系并描述这种新的复杂纠结的则是小说家。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她甚至指明了现代新型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准确时间。她在《小说中的人物》(*Character in Fiction*, 1924, 单独重印时改名为《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太太》)一文中,指出阿诺德·贝内特等现实主义作家过时了,原因是“1910 年 12

^① Chris Baldick, 1910—1940: *The Modern Movemen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8.

月,或者说,大约在那个时候,人类的特性发生了改变”;“所有的人类关系转换了——主人与仆人的关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当人类关系发生改变的同时,在宗教、行为、政治与文学等方面也都发生了改变”。^①

处于同一时期的英国作家 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在其发表于 1920 年的《恋爱中的妇女》(*Women in Love*)中,塑造了切断与过去一切联系的“新人”厄秀拉(Ursula Brangwen)的形象,她可以被看做是时代突变带来的人与社会全新关系的一种塑形。小说描写她放弃教师工作,不征得父母同意,匆忙与伯金(Rupert Birkin)旅行结婚,实践她“新”的人生理想,即“她要的是不再有过去,她要的是从天堂倾斜到这个地方”,“……一种新生,没有任何过去生活的记忆或瑕疵。她是与伯金在一起,她刚进入生活,在这里,在映衬着星空的高高的雪地里。她与父母、与先祖有何干系?她认识自己是新生,非父母所生。她无父亲,无母亲,没有以前的亲友,她是她自己,纯粹得像银子一般”^②。

厄秀拉切断与传统、与历史、与社会甚至与家庭之间的联系,追求独立个体的生命价值,是一个全新的现代个体形象。孤独的个体是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流行的形象,孤独是现代主义文学人物的表征,也是现代社会的表征。现代主义作家们捕捉到时代风向,在现代社会转型开始时,他们就塑造了新型的人物,建构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并倡导新的文学理念,以文学新秩序反叛与替代古老的文学范型。

现代主义文学之前两千多年的西方文学,传承脉络清晰可辨。无论是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抑或是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反拨,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的反动,尽管所倡导的文学主旨不同,但它们都没有背离亚里士多德所定下的古老的文学理念,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之间的转折或对峙是在文学古老定律之内的变异与发展,始终体现出“连续性”。而现代主义文学呈现的是“非连续性”,以“断裂”实现了对文学的大改写。

惊世骇俗的现代主义文学,面世时自然遭遇非议。然而,100 多年后的今天,现代主义文学被公认为精英绽放的文学,它为文学宝库添加了无数的新经典、新流派、新的表现方式与新的文学观念,形成了西方文学史上的新的创作高峰,无疑,也成为最为复杂的值得我们不断审视与反思的文学现象之一。

① Virginia Woolf, “Character in Fiction”, in *Collected Essays*, Volume III, ed. Andrew Mc Neilli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88, p. 421.

② D. H. Lawrence, *Women in Love*, Thomas Seltzer, 1920, p. 126.

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新的社会关系势必带来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改变。与传统的文学服务于社会的宗旨相比,现代主义文学与其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甚至形成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它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后者是资产阶级反对神权统治、倡导人性解放的时代主旋律中的最强音;也不同于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后者成为君主专制制度下文学服务于王权的范本;还不同于18世纪的启蒙文学,后者为资产阶级新的政治图景——理性社会摇旗呐喊,现代主义文学与其所处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有着一致与不相一致的复杂性。前几个时代的作家们居于社会的中心或站在时代的前列,是社会的代言人或时代的预言家。现代主义时期,社会开始转型,以阶级斗争与社会政治图景的建构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时期已经终结,在前现代居于社会的中心、作为社会预言家的文学艺术家们,被排挤到以大规模的工业化与机械化为主流的现代社会的边缘,文学与传统艺术因为不能纳入大规模的机械化社会体系,在以经济、技术为主导的社会中势必地位旁落。文学家、艺术家采取与社会对立的姿态,甚至自觉地以将自己从机械的、经济的社会实体中分离,来守住文学艺术原有的职守,对抗现代社会,有时他们将这种分离夸张到怪异的程度,以示艺术的独立与反抗。这些自觉边缘化的现代主义艺术家当然不再可能充任现代社会的代言人,相反他们坚守着文学艺术自身的立场,变成了自说自话的群体。由于以审视自己的内心或拷问人的存在置换了传统的文学服务社会的理念,这样,现代的审美个人主义应运而生。由此可见,现代主义文学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伴随着新型的工业化社会建制而出现,而另一方面,它又不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直接对应式的产物与反映物。它以孤独的个人体验与个人审美发出了与现代化进程对抗的声音,因此现代主义文学既没有传统文学对社会意识的附和,也没有了对社会的激烈反抗,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现代社会体制之间呈现出一种混合而又对立的奇异关系。

现代主义文学的新奇面貌,也体现在它的接受过程中。在西方,它经历了由被否定到被肯定的曲折历程。在中国,它甚至曾被视为毒害青少年的颓废文学而遭封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被允许进入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然而,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因袭现实主义批评话语与思路,致使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在解禁后的10年间都徘徊于在现实主义影子下进行概述性泛论。譬如说,各类教材均雷同地将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世界大战,认为它是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必然产物。这种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的既定理路,应用到现代主义文学上,形成隔膜的批评,甚至是无效批评。它无法解释现代主义文学后来在东方国家也很盛行,以及现代人的焦虑情绪,异化的境遇感,在世界范

围内的普遍滋生与蔓延。世界的荒诞感绝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独有的经验。因此,打破制约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思路因袭的瓶颈,是深入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前提。

国内已有的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教材类的概说,另一种是流派的译介。前者思路普遍存在着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观念的束缚,宽泛而有不恰当之处,而后者缺乏对思潮的理论深度的把握,两者基本上都是就文学而论文学。本书试图把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断裂的文化现象进行深度理论反思,突破就文学谈文学的描述性,从社会结构、社会心理、非理性哲学思潮等出发,搭建理论阐释框架,把握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及其所带来的从叙述到审美各个方面的变化,同时又以主要流派做基点,从而有效地揭示出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丰富性与变异性。

在当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语境中,现代主义的历史语境显得更加明朗,同时结合它之前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对于拨开迷雾,走出窠臼,确定现代主义文学的本质内涵及其前后的历史关系,应该说,现实提供了深度反思现代主义文学的新的历史契机。特别是中国 30 年来的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成果,使我们获得了对现代主义的体验式反思与审视的基点,它有助于我们摆脱意识形态观念,对现代主义文学形成一种相对较为客观的立场,同时加深我们对这一思潮的理解。客观的可理解性对于强调艺术自律性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是一个基本而又根本的前提与出发点。

关于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有不同的时间上的划分,有的划分到 20 世纪 30 年代,将后来的新小说、黑色幽默等算做后现代主义文学。有的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继续。在中国关于现代主义文学,一开始就将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的主要流派都列为现代主义文学的范畴。本书的研究援用中国一直以来的这种划分体例,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要流派则包括意识流、表现主义、存在主义、新小说、黑色幽默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等。

上编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反思

第一章 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建制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伴随西方工业社会建制的反应式产物,它植根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阶段。正如特奥多尔·W. 阿多诺(Theodor Adorno)所说:“真正的现代艺术与其说是不得不设法对付发达的工业社会,还不如说是不得不从标新立异的立场出发承认发达的工业社会。”^①可见,现代主义与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一、现代工业化建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工业化建制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不止是社会文化的变革,或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更不止是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变化,而根本上是一种制度的转换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的全面转换。M. 舍勒(Max Scheler)甚至认为:“它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这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一种发生在人的身体、内驱、心灵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它不仅是在其实际存在中的转化,而且是一种在其判断标准中发生的转化。”^②它是包括社会结构与人的心态结构的双重重大转变的总体转变,甚至导致了有关人的理念的颠覆。舍勒说:“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想的对象,而

^① 特奥多尔·W. 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60页。

^② M. 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刘小枫编,罗悌伦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207页。

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①在这种新型关系中,甚至人的内涵也被社会需求改变了。这是一场带来了社会价值观念的“断裂”的深刻的社会变革。

然而,这种断裂,在其发生的初期,尚未受到人们的重视。原因之一是,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一场大的变革,都经历了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政权更迭,然而这次的变革,可以说没有口号,没有政权或反政权的阶级斗争,甚至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它是在非政治化中悄然发生与完成的一场工业化社会的建制转换。原因之二是,进化论思路使人们习惯性总结历史的连续性与发展性,对历史中出现的这种“非连续性”与“断裂”,则感到无所适从。

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深刻地总结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裂变,他认为“断裂”,是“指现代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②。“断裂”具体体现为:其一: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其二:社会巨变覆盖全球范围;其三: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总之,“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新的生活形态”,“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③

社会的变化引发了各个领域的变化。在最初的时刻便感知到现代主义到来的,是敏感的文人与艺术家。代表性的最著名的言论来自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如上文所述,她认为新的现代关系的形成是在1910年12月前后。

人类特性的变化,现代价值观的兴起,当然不可能具体到某一时刻。约翰·拉塞尔(John Russell)将现代艺术的变革,称做“秘密的革命”。他指出:“1914年之前不久,在整个欧洲,现代艺术开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可以说“没有明确的日期、没有明确的地点、没有明确的名称可以用来对此作证,但是当时已经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意识,即一种叫现代意识的东西,这种现代意识是理解现代生活的关键”。^④现代意识伴随着工业化的建制而发生,而现代主义文学与艺术的观念又与现代意识密不可分,潜存于人们的意识与心理之中。过去我国的外国文学教材都过于外在地将现代主义

① M. 舍勒:《死与永生》,见《伦理学与认识论》(全集卷十),Bonn1986, pp. 28—29. 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0页。

②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③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④ 约翰·拉塞尔:《现代艺术的意义》,常宁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文学的产生,归结到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化,以浓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色彩取代了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观照与客观分析。即使从社会制度层面上看,现代主义也是与中性化的工业化建制紧密相联,而非与政治化的“帝国主义”相联。吉登斯对资本主义与工业化建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做过区分,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组织类型”或维度,两者之间有联系,但不存在臣属关系。吉登斯依据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先于工业主义的观点,进一步区分道,“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它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而“工业主义的主要特征,则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关键作用”。^① 具体地说,工业化建制的现代组织能够以传统社会中人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把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因素连接起来,而且通过两者的连接,所实现的扩张性与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所建构的阶级间的剥削关系。因此,现代生活的急剧变化,主要不是源自资本主义,而是源自工业化建制中复杂的劳动分工、工业的开发以及物质追逐等目标。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对工业化社会的一种回应。如果在文学领域做一个区分的话,可以说《鲁滨逊漂流记》、《欧也妮·葛朗台》等小说的兴起与繁荣,是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表述,而象征主义、意识流与表现主义等等新型文学流派,则是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回应。

当然,资本主义与工业化之间存在一致性,也就是联系。资本主义是强化与推动工业化体制的巨大动力,因为从它产生之初,资本主义就具有国际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说:“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世界性经济而非民族国家的内部经济……资本决不会让民族国家的边界来限定自己的扩张欲望。”^② 劳动力的商品化,包括抽象劳动力,即技术设计等,成为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之间的重要连接点,也是社会快速发展的关键。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企业保持技术创新,为现代社会与传统世界制度分离,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推动了全球性工业体制的建立与扩张。

然而,工业化的建制所产生的效率,其扩张的覆盖率远远超出了原初时期的资本主义。它以一种严密的体制而存在,以一定的秩序影响着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的协调一致,造就出一种超出权力、超出意识形态的体制秩

①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②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See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9.

序。这种秩序将人在实用主义思潮中的经验量化,使人的本质无从勘定而非本质化。不可否认,工业化制度体系带来了世界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人类生活因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世界呈现为一个新的文明的历史时期,一派高速发展的图景。然而,在这种图景中,人在理性化的工业秩序中沦为工具,遭遇物化的命运。工业化社会的量化尺度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现代货币就是冷漠量化的一个象征物。齐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以现代生活中货币的非人格性与无色性,透视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的本质,他指出,现代的“货币经济如今已经产生了难以计数的联盟,它们要么只要求员工在经济上出力,要么就是单纯就货币利润进行操作”,“货币就像一层绝缘层那样滑入客观的联盟整体与主观的人格整体之间”。^① 现代社会以货币量化标准的价值尺度,去度量所有人际关系与人本身,在这种标准之下,人的情感、修养、内涵等人性因素变得没有价值,人处于异化之中。工业化建制以它的理性的标准化特质,框定出非感性化的人。

二、工业化体制带来人的价值尺度的改变

现代社会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使现代人受制于同一专业领域的重复劳动,受制于冷酷无情的纪律与管理约束,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性要求受到抑制,因为社会需要的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不是人的丰满人性,而只是人的专门功能。工业化社会中的人沦为现代工业机器上的零部件或者说螺丝钉,人成为功能化的重复劳动的劳动者。这种劳动产生焦虑,现代人生存的异化在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得到了寓言式的表现:人在工业化社会中被异化成了甲壳虫。

工业化体制所具备的一种潜在的、深层的专制特征,对人产生巨大的压迫,它表现为官僚体制的庞大网络。在人们的印象中,“专制主义”似乎是前现代国家体制的特征,然而,事实上,极权却包含在现代性的工业化体制中,当然这种极权不是个人权力,封建皇帝至上的王权,在现代社会受到了限制。现代社会的极权,表现为体制的合力,是一张网,或者说是坚固的结构。政治权力在现代体制中得到了强化,现代统治以更为集中的形式把政治、法律、经济、意识形态等各种权力连接在一起,或者说实现了政治、经济与知识界等的联手与结盟。看起来,前现代社会统治者个体的绝对权力受到了削弱,而实际上现代体制的合力更加没有遗漏地迫使所有个体权力上交,也就

^① 齐奥尔格·齐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96页。

是个人权力被剥夺。在工业化时期,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理想已经实现,绝对王者的权力看似被削弱了,个体的基本权力被授予了,个体生命表面上受到尊重,实质上无人能控制的工业化社会结构,作为超出人类控制的独自运行的冷漠的专制机器,使每一个个体在现代社会的整体结构中都感到无能为力。卡夫卡(Franz kafka)的《城堡》之中,K. 试图去、努力去接触城堡,但从电话里传来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嗡嗡声,它似乎永远存在于云雾中。这是个体与管理体制关系的一种象征,表现了个体永远无法接近现代庞大、冷漠的官僚体制。卡夫卡的《审判》描绘了法律体制对无辜的人的莫名其妙的强制执行。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则体现了军事机构的强权,官兵们在貌似公允的军规统治下任人愚弄,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消亡任由军规机械地判定,即使误判,也只能维持。如丹尼卡医生明明活着,但已被军方错误地记录到麦克瓦特撞毁失事飞机的死亡名单中,被等同于死亡,排除在一切活动的名单之外。而尤索林帐篷里的马德,已经死了,但由于没有他的死亡记录,原因是他没有正式报到记录,也就没有死亡记录,因此他一直当被当做活人。面对这种荒诞与混乱,个体无法申诉,因为你能上诉到的人,他只能按名单执行。找不到说理的人,找不到具体的对立面,找不到压迫者或者坏蛋,没有人澄清事实,这就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体制网与权利网的特质,一切都发生在繁复的社会结构之中。个体生命被交付给貌似客观、公允的规章与机构,命运由它来定夺!个体生命付出的代价,无声无息,如T. S. 艾略特(T. S. Eliot)所描绘的,生命的消失是“啪”的一声,那种声响不是清脆的,而是微弱的。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漠视生命个体,只是在专制与漠视的方式上比前现代社会更加隐蔽。

工业化的理性尺度,使科技思维与商品经济成为社会的主宰,导致对物质利益以及对身体欲望的满足的合法化与合理化的推崇,进而造成人的精神价值失落。社会学家 M. 舍勒将之描述为工商精神取代了神学一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人的哲学被人的社会学取代,因为人格消失在实用主义与物质主义的经验量化中。工业化社会使人的内涵从理念到实质都发生了彻底改变,使人从一种高贵的、有精神追求的动物降格为自然生命的动物,因而,人自身的存在,成为现代社会被追问的头等问题,“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对于自身如此地困惑不解”^①。

工业化社会的雇佣关系,打破了传统社会中个体隶属固定社会群体的群属关系,造就了现代个体的经济独立与社会独立。个体性增长而群体生活失散,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它体现在文化形态上,即:现代社会缺乏综合

^① M. 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李伯杰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页。

的、共同的社会理想,成为一盘散沙。传统的神学的共同信念——上帝,随着尼采的“上帝死了”——而崩塌,这种崩塌,不止在于对上帝信仰的崩塌,还在于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表征,它还表述着对后来取代“上帝”的“理性”信念的崩塌,对道德信念的崩塌,或者包括对一切信仰的崩塌,甚至这种象征性的意蕴还在于对一切可能产生与出现的信仰的一种死亡宣判,即形而上的共同信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个体至上、缺乏共同信仰的现代社会,个体的孤独感也成为普遍蔓延的时代病症,无法医治。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变得无法沟通,疏离而陌生。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为荒诞,如加缪(Albert Camus)的《局外人》所描述的世界荒诞的主题。

可以断言,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品质或实质性人本精神的解体或消散的模糊的反应:困惑?无奈?质疑?批判?都有。各种情感混杂在一起,表现了从传统的人的“存在本身唯精神”的理念,被抛入到人的“唯身体”的物化原则之中的现代人的种种不适。“唯身体”原则使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表现女主人公莫莉肉欲的意识流得到加强性呈现,这种为前现代人所感到羞涩的内容,成为大张旗鼓地表现的视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无意识、潜意识、非理性生命层的推崇,以及20世纪的非理性哲学为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现代人的无精神维度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精神被放逐的“荒原人”的生存体验,在T. S. 艾略特的《荒原》中被概括地表现出来。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从另一个角度,以古代奥德修斯的神话为隐喻,描写了现代人寻找精神归宿的归家主题。现代主义文学共同表现了20世纪现代人的精神漂泊的实质状态。